四庫全書

子部

榕壇問業卷十四

明 黄道周 撰

漳郡文章之盛則稱葵圃鄭家葵圃鄭觀察與其弟蒴州公皆為學典雅相尚觀察没而孝廉海門與弟肇中又以文行稱肇中二十餘著詩及詞賦數十卷以通家往來某心避之也既在會中問難維謹某心念鄭觀察為農臣上疏歸某尚未為諸生及在金處歸數過從見

觀察口中誦説苑韓詩外傳及東萊博議動千百言如下晨鐘令安得如此人令人自慚耳肇中既敏好不恥其亦未遑别設一榻因對衆坐云三十年前某未辭歷律之學一日過鄭觀察觀察方取器量晷問某云若知北極出地有處中天不某謝不知又問若知表影有處倒南不某謝不知又問若知日出入有非卯酉不某又謝不知觀察便默然别論史漢文章諸雜事某歸愧恨不食也夜持竹几坐中庭如此者兩年之間二三百日

乃知南北中分陰陽贏縮之說以非觀察授我誣也於時坐中未有問難謂某與肇中自序家世耳肇中因問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此章語意如何某云兄所疑何在鄭肇中云此章以聖人君子兩格夐分然自堯舜而下夫子所稱亦君子也依中遯世即稱聖者修已安物堯舜猶難君子聖人豈有兩種學問且如性之稱善心之稱恒或無分别大易以善稱繼尚書以恒稱性今又以有恒次於善人明心與復性豈有差等其間乎某云

論學則聖人君子亦無兩樣學問論心則善人有恒亦無兩樣德性只是風會不同習染漸異夫子勸人實地下手耳嚮見吴雲亦説聖人不難只是有恒難也極有意思肇中云聖人可作要亦大關氣數豈是恒心所就昔封德彝言末世人心漸漓魏徵云如使人心漸漓易代而後豈當化為異物耶恒稱君子立不易方大過稱君子獨立不懼天下亦不少此等人夫子品他在善人之後又若致絶望者不知聖人善人的是何人又不知

恒無恒虛恒約便可稱善人亦可到君子聖人不甚云
孟子說美大聖神夫子說不驕不諂不失其正皆為聖
神了自夫子看來何所不合自我輩看來自然有德性
問學尊道之殊如無尊道工夫任他常無常約常虛不
墮釋老窖中只是空山樸子何時得到君子位上摹中
云曾子說顏子從事在若無若虛不多不能上置力想
聖人都是此意權作樸實呼喚示人耳且如善人為邦
善人敎民全是為上者主持風敎不知有何制置經略

可以即戎去殺莫亦如老氏所云守啬去泰能慈能儉却走馬以糞的意思不某云如此看來聖人君子又是天下為公三代而上羲農之儔了夫子此意與觀蜡禮書一様發慨肇中看得分明肇中云既如此看何關聖學上事某云經世治心都是要細明體致用都是要實豈有兩種道理肇中云恐如此做去到頭亦只是恒心恒性不能到天下歸仁地位某云如此所貴學問也凡學問都是自家心細如麤大便自塰張不老不實且勿

問他本體虛無上事也如論本體天下歸仁豈有兩樣心性在

洪兆雲云前日嘗問善人是何等人却道是西域一流人今日對鄭肇中又道是老子手段釋老兩途吾輩不𧗠如何得在君子而下有恒而上某云某何敢作此說某少時曾會薛方伯先生方伯偶簡佛書歎云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某為𤉣然方伯因問兄看善人之道果是如何某云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方伯歎云

從門入者不是家珎其亦愕然久之去今三十年方伯長我四十歲謝世十年矣乃聞聳中談話令人懷感凡過去諸賢有一種可傳者都於心性上有四五分了徹釋老只是不學無尊道功夫便使後來譸張為幻如當時肯學踐迹入室豈能貽害至於今日兆雲云論他譸張為幻還是無恒一流人從其道者當使狐狸貒貉白日啗人但當時楊墨尚未昌熾不知夫子何以發此言論其云夫子亦有為而發吾輩只論聖功不問緣繇耳

兆雲云此話亦豈有蹊來某云備在春秋

許爾翼云夫子當春秋時木鐸天下便是萬古聖人於時君子則有蘧伯玉子産州來季子晏嬰程本及門則有顔閔四科具體分體者以至身通六藝七十餘賢雖四友十亂可以比肩如何便想有恒之難如子路行詐宰予改觀要是一時有激之言豈可以此便概一世若說人都要做聖人君子不要做恒人所以為有為盈為泰不可方物難道夫子教人不做聖人君子善人但做

恒人也某云聖人善人就不是恒人做的亦是恒心做就爾翼云孟子說恒心有常只歸之士從士做聖人寧止數級中間踐迹升堂得門入室在夫子造就不少其人何以遂致絶歎所云有為者想不為及門諸彥也某又云備在春秋

他日兆雲問尊光春秋中夫子豈有致慨有恒之說尊光云無之兆雲云會上嘗有此論尊光云夫子說無恒不可作巫醫又云不占而已說在昭公二十五年臧會

之竊寶龜三十二年史墨之論大壯也二十五年冬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信僭云僭吉臧會遂為僭也詐而見逐久之計於季氏季氏謂其臧氏所逐也臧季方惡及昭伯出亡季氏遂立臧會會曰僂句不吾欺也三十二年公薨於乾侯趙簡子問於史墨史墨曰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三后之姓於今為庶在易之大壯以雷乘乾是天道也季友之生卜人謁之曰世為公輔政在季氏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此二說

者皆以卜筮占玩互反臧會以詐叶於寳龜史墨以壯干其常位想是夫子所非故發此慨也兆雲云如是則只為無恒發慨不為聖功立論易稱恒以一德恒德之固也又云天地恒久不已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德之配天地日月四時者恒而已想不為此占玩兩事尊光異日以告而德而德曰其為昭哀兩公乎昭公之在國也比於宵徒而逐權臣其出也不信而失衆三十一年公在乾侯傳曰言不能內外也恒卦

上下皆凶取鄆取鬫取之而不能居也失其國而以五百乘為臣哀公多安而君臣交惡叛吳歸越卒以不復夫子之歎其為此乎抑為桓康二子耶聖人之生不當堯舜文武之盛又不及成康有道之君次又不當隱蓋之際而當無恒之時乍用乍舍詩曰終風且霾惠然肯來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又曰曀曀其陰虺虺其雷是夫子所為致歎也炅云某自見鄭觀察薛方伯後三十年來始聞典論聽者勿謂危言然吾輩只管立身不須歎

世

鄭孟儲云隱釐得為善人乎某云隱公之遵父命信公之用季友還是君子一流人孟儲云隱公在讓不明以啟鍾巫之釁季友既殺慶父信公藉其成勞耳某云如此則天下無善人也孟儲云恒為久道化成之卦九四又云久非其位安得禽也然則盡變體常都無定理何以一德貞固其事某云恒卦內外初終皆不可動嚮嘗說過兄未致思耳孟儲云恒五爻皆凶豈皆謂動故凶

乎某云吉凶悔吝皆生於動至於恒者只是守常初三
四上纔動便凶五爻差可比二作内吉作外凶婦人性
静夫子性躁婦人動小夫子動大故曰婦人吉夫子凶
孟儲曰象云婦人貞吉從一而終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此是何解某云婦人從夫雖有所動終爲義制夫子從
婦纔有過動所壞多矣隱公没於鍾巫羞公從婦於𥚃
雖未失德要是君子所不取也孟儲云風雷原是變動
如何説不易方某云我輩守貞正於變動處見風雷極

是樸實每有變動先徵於色老圃老漁之所能曉鶩蟄之初義不可洩閉雹之後義不可振禾稼將華義不可速禾稼將成義不可久所謂制義要於動中取静耳孟儲云如此則時也何恒之有某云唯恒所以可久勿為字義所累

羅期生云記嚮日講論都就長男在外長女在内家道久成處看出令以雷風解之不知雷風一物是有是無是盈是虚是約是泰某云有無盈虚約泰在雷風身上

某則未知如在天地身上决不是譸張變幻出來此物皆根於日日道漸長則陽氣漸盈陽罡觸鹵破水與石其勢迅發如擊焰爆風起則雷止雷起則風止風雷交作勢不移時先風後雷灑雨而已有無盈虛約泰的的在人目上如何假冒得來朞生云夫婦作家盈虛約泰自然瞞昧不得如值無常却自譸張家人說言有物行有恒都是此理不某云雷風自為夫婦便是君子聖人風動而雷乃起是為夫子從婦雷起而風乃止是為婦

人從義也兩物鼓舞變化萬物只是為善之心

戴石星云比來說有恒聖人都遼濶不可觧今日只問

聖人亦只是恒心恒人亦俱有聖心只不要看聖人太

難看恒人太易耳甚云雲赤亦作此說試問玉宸看玉

宸云宇宙聖賢總是善念做起這個善念在天為明命

則曰不已在人為至誠則曰無息無息不已正是恒處

故易曰繼善成性又曰觀於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

矣舍一個善無處討有恒舍却有恒亦難名至善尼父

繇聖人君子說到有恒是繇神聖見本原孟子繇善說
到聖神是繇本原推神化徹上徹下宗旨相同諸論品
論人都是無頭學問細思聖善並提便是善為聖體恒
是聖善之在人心者夫子罕言心性只說出聖善使人
自醒此心此性可是常有的是不常有的可是常善的
是不常善的歷歷自勘有無盈虛約泰之際極是分明
某云看王宸說得極明白同時侯晉水亦問厥有恒性
民之秉彝彝與恒均是一義今言善又言恒可是常善

便是恒抑是有恒便是善耶某云常善便是不已不已便是維天之命晉水云如此則聖人君子善人有恒無分別了某云工夫自然不同聖人教人指點次序得有結宿耳晉水云如此則安得嚮來許多言論某云總是一個雷風有時驚天動地有時發火聞香天地性情於此可見

鄭肇中云嚮來議論雖有結宿尚未的據夫子雖引導下學要層次到頭畢竟尋常修持何能證聖於經書上

有可直達無疑者乎其云聖賢原無頭路只是源本的的不差易稱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此賢人便是聖人君子一流人世人只管要德業不要易簡所以將無作有將虛作盈將約作泰事事俱有枝葉把自己知能看作天下權變文貌聲名日張日侈所以望之則不可親從之則到底無成既不可久如何可大只是中不易簡所

以無恒夫子說以約失之者鮮孟子道不失赤子之心人能保此赤子之心到不惑知命何患不到聖賢田地赤子無他亦只是易簡易簡只是恒性今人說良知良能便要靜虛吐靈發許多光焰出耳何不說易知簡能樸樸實實無機無械夫子說聖人可做我也直地要做聖人夫子說聖人不可做我也直地做我不做聖人簡簡易可知可能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有孟泰便是習直方大便是性性字既明天亦可到聖人則猶是

人耳肇中云無虛約與直方大如何商量某云此處有何商量有習者無虛約亦是習也明得善體但覺日簡日易終身無一盈泰念頭確然隤然便與天地相似肇中云如此即是日損之說不某云恒尚無益何處有損損益便自變動動便有凶如是恒者雷風破山此體不動肇中云如此則安得富有日新某云可久之為富可大之為新莫作難親之德莫作難從之業肇中云如此莫是愿人不某云愿人如何可久

鄭孟儲於是再舉小德川流之義某云此句被人埋沒多時今方拈出亦是快事嚮來只說不害不悖耳何曾見川流意思孟儲云如何下二章說時出經綸皆當得川流意思鄭康成以小德浸灌喻諸侯大德厚生喻天子又云唯五始足以當之此是何說某云古人以中庸一書皆是說仲尼德業至此章纔分明寫出春秋五始一元年二春三王四正月五公即位以此五始配得五帝之德為天下萬物綱紀黄帝所授施於仲尼以為春

秋二百四十二年文萬七千餘言每言一義不可增損
自公穀左氏皆為此說康成學兼三傳以春秋為祖述
憲章之實蹟其義數千凡例數十為小德大德之總云
耳孟儲云如春秋只是文武之緒何與堯舜上事某云
古人以元始氣以春始時以王始治以月始朔以即位
始令本於璣璿二典之意以欽若敬授允釐咸熙此即
祖述所在至其義類正變皆本於周公舊章常制杜氏
所謂稱凡者五十其别四十有八雜稱二百八十有五

是也孟儲云如此則上章所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精微中庸知新崇禮是也何必旁引别傳其云後人讀書所不及古者只是掇皮便止耳聖賢著述皆無淺義引類不伸精微不出如何得有知新崇禮學問如說此德非獨春秋詩經三百五篇千七百餘章一字一語有禮樂之陳日星之垂帝王升降四千餘年諸侯進退列國盛衰因此爲序譬如百川中藏萬澗溝澮谿壑有源有委涓涓不竭流而趣海其義一也孟儲云會中屢說詩

春秋為何不說書禮樂某云禮樂即在詩春秋中書自孔壁而後或存或亡云㬅云真繹其篇章以存法誡俱在敦化之中矣

郭受子因問後人讀書不及前人只是拾瀋亦縣别察不到先儒以下章仁義禮智四徳為川流四徳即元亨利貞乾元所為資始也如何說是小徳俗儒開口便道月落萬川人問學問都為此等語爛了然有一事可疑水中看天地與空中看天地了無分别鳥不見空魚不

見水想魚之視鳥亦猶鳥之視魚而人於實中看魚看鳥辨别金木水火之性不知人在敦化中間抑在川流裏去某云如此問亦希奇察天察地不礙飛躍是敦化上事鳥以空為實魚以水為空是川流上事也受子云如此則依舊是不害不悖之說了某云人於此處豈得異同受子云人與魚鳥都在氣中氣無虛實而有陰陽陽氣蹈空陰氣蹈水人立陰陽之中以統五德當謂氣即是德也抑還有德生氣者來某云德不可覩聞氣可

覩聞人落氣中亦與魚鳥無別凡著覩聞戒慎恐懼已自無及如人病中中暑中濕是為重感不可救藥也如要細細分别就人身上款化川流何可盡説一日一夜氣一百周脈行一千六十餘丈豈是人耳目之所能及聖人以天地觀身以事業觀天地作用看宇宙間萬物四時只是兩部詩春秋耳凡世間有形象者都是吾身文字有文字者都是吾身文字註脚過此以往總是魚鳥事業

羅期生問前日諸友有問動靜悦樂者未有以對也某問云何期生云先儒稱静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悦易動觀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難以應觀吾心動静盡於一敬何難易之分程子云惟静可為學又云静觀萬物皆有生意王勝之常乘月訪康節必見其正襟危坐當是至静之内見得精明如此某云都是動處勘得破此静者原不與動俱動羅期生云此静者是太極不落陰陽動便落陰陽不是太極了某云太極與陰陽總是一

個動極處正是不動所在張益州嘗謂李畋曰子知公事有陰陽不曰未也益州云凡百公事未著字前屬陽主生變通繇之著字後屬陰陰主刑刑貴正名不可改也此亦與堯夫同意然事前後則無陰陽之分心前後實有難易之别要曉得此物動極實是不動所以隨寓能安入羣不亂不要光光在静處坐尋起生義

尤詹茹又問夫子把有無約泰虛盈論心子思以大小言德都是精微上事然亦有人綱領極是分明於條目

上却不甚容如郭崇韜張嘉貞張齊賢韓魏公都不料理細務亦有人極細謹却不能理大事如石奮衛綰范質竇儀都無甚發揮是他材器有大小之別抑是他學問不同某云自然是學問不同詹茹云恐他德性上亦有些分別某云其分別者是質不是德性如德性須是尊養得就詹茹云如郭崇韜張齊賢加之學問豈能如顏閔之醇衛綰范質加之學問豈能如由賜之達耶天地缺陷尚難完全牛馬齒角亦有去取且如鄒衍東方

生之流亦是材具使然豈是恒心喪了能有如此明辨某云亦是不學使然詹茹云張益州每勸寇公學寇公學前是如此樣學後亦是如此益州自家擊劍任俠既而折節好學到底有些劍俠意思想人不能如仲尼都在小德中沿流赴海而已西漢以來文章人才各不相似恐别有氣化在裏面吾輩囿之而不自知耳某云氣化山川皆能囿人只有心思通徹天地仲尼在未學前只是忠信美質加五十年學問便是堯舜文武前頭只

恐忠信無基為有無約泰盈虛所蕩耳莫説美大聖神不是善信本業也

呂而德云天地大德曰生易曰復小而辨於物復之與生皆仁也夫子對諸賢終始是一仁字自顔子而外未嘗輕與人仁子思説中和又説肫肫其仁仁與天淵並峙便是三才之極此處説大德小德莫都是説仁字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合而言之天地之所為大也夫子末年删定纂修都是仁之藏用子淵求之文禮子貢

求之文章舍小德亦無處見大德了不知尚有何處見大德不某云如而德說者一嚮皆是

謝爾剡見其閒論春秋因問春秋時諸侯不朝京師而天王數聘列國此自夷王之烹齊哀始乎抑自襃姒之誑燧臺始乎某云履霜堅氷其來已漸此事魯人不得不任其咎爾剡云鄭於平王母弟也繻葛之戰射王中肩天下諸侯無有非之者何獨魯能之乎某云凡春秋以天加王天王無有不是者繻葛之師天王獨四聘於

魯而魯無一朝春秋之書四聘以明魯之失禮也爾剡云當時天王亦未能秉禮以齊諸侯其云何處見之爾剡云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此未死而賵之也文公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此已死而賵之也均之母也成風以嫡婦含與賵死而致之致以親仲子以庶其子未立未死而致之如為隱殺桓之母者猶奚斯之聲也後世以為厭釘此其失在天王某云左氏誤也仲子蓋已卒惠公之年春秋不書近於殉者

隱公以桓之母母之故天王歸賵焉爾㓨云文九年秦
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彼失之早此失之晚故春秋譏之
某云春秋尊天王不責外國天王而降禮其在秦乎魯
之於王國則未有處也爾㓨又云隱公三年秋武氏子
來求賻魯已含賵而又求賻則汰矣桓公十有五年春
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文公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四傳之
所交譏也某云君之於臣也無假不貢則求之求之猶
責焉耳天子無不直於諸侯以桓公之時天王屢聘魯

無卿士至於京師者王崩而不及賻使天子不具乘馬是宗國之過也春秋悲之以天下無可責者而責之周公之孫使周公受過焉耳爾㓮云威福出於天子以禮正名其孰敢違莊公元年立不討賊又未有武功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何休曰弑逆之人法所不宥而寵以大勲故去天稱王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不正則不威又何以命諸侯某云如此則難爲天子矣王室式微强

藩悖叛天子不得已先施於其宗國屢降不反所僅存者聘問誥命鼎隧一二虛文耳故府猶且重之獨於宗國致其惓惓而君子又從咎之是為父母者無以待老也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是諸君子之謂矣爾剡云胡康侯何以不廢是說某云讀書何關他人除是堯舜文武當仁不讓何繇親見周孔禀受而行

張勖之以前日謝爾載問納音之義某未嘗答直以太

師吹銅之語塞之因問此事著於天下既為明時所錄百姓日用不知瞽師揺惑其說今日語之不明何以破俗正義某云此義有何要緊朂之云如火一土二水五木三金四之說何異汨其五行此上世所必誅而今人用之何也某云他自愚黠首何關凡事朂之云畢竟源委如何某云前日說過先甲三十後甲三十五自為運六自為氣五六相乘以行河圖初起四九自西而東反五以歸於金火是為西南金火之運次起一六自中而

西而東以歸水土是為中氣戊艮水土之運次起二七自南而東而北而西歸於火木是為環氣南東火木之運次起五十自中而西而南而北歸於土金是為閒氣坤己土金之運次起三八自北而中而南以歸於木水是為東北木水之運此五運者以包六氣行於週甲之中相與為治金火之治水絕於東北水土之治火絕於正北火木之治土伏於四季土金之治木絕於正東木水之治金絕於西南六氣之行以分五德先庚三十後

庚三十五六相命以行河圖初起五十而西而南而北而中木絶於正東為土德之治次起四九而東而北而中而南各存其方次起三八而北而西而南而東則土絶於房中三甲之治金水三庚之治土木五德皆在其中際十與十二各相起也作者之意以干支相命氣運之德不能該全聖人用其所德棄其所絶揣摹圖象以為義類耳九宫三白南北利運之説皆從此出以參於素問不能合也素問又以五六命歳得其大者梗概非

遠矣晶之云素問運炁以正化主客别其干支甲己乙庚丙辛丁壬戊癸為五行之序子午君火丑未濕土寅申相火卯酉燥金辰戌寒水巳亥風木與此㒰然不同何爲此類某云素問之取象於後天猶納音之取象於河圖也家自為説以稽於爻象猶醇醪之化為醴蟻矣仲尼作春秋自隱公至文公一百四年書日者二百四十九自宣公至哀公一百三十八年書日者四百三十二干支俱在義無所屬然自伊訓洛誥吉日十月以來

備有其說何可勝也勗之云伊訓武成洛誥諸書皆紀日而不紀歲左氏紀歲陰而不紀歲陽漢元封七年歲在丁丑而洛下閎鄧平等以為甲寅史遷亦因而用之以為甲寅甲寅之與丁丑差廿四年納音既殊運氣亦異施於上古春秋亦無己未文王亦無戊午矣曰不可除則歲亦不可除歲可紊則日亦可紊也嚮見丁玉明先生亦以歲甲干支無據為談春秋猶據歲星所在為證今歲星移行差三四宮如何可定其云詩經傳於

誦說尚且不絕歲次自五帝以來閭閻之所稱習如何紊得如有紊亂則是大撓容成積差以來非復洛閎鄧生之所能改也凡讀書先經次傳次史可以道古耳諸紛紛者都費辨折不煩推求㪅之云古人稱七聲十二律皆與納音相通自漢唐日家去古未逺皆有是說豈是閭巷疊談甚云且看周官自然曉會

許爾翼又問天以一中分化只是一理安分大德小德聖門亦稱小德出入可也又稱小道必有可觀致逺恐

泥莫非小德亦是制度文為經曲之末如詩書六藝豈可以小德目他凡可出入的物終是泥滯川流不得要細細分别起來却都是大德貫串前篇所云莫載莫破是也以莫破說不盡又以川流贊之語極分明夫子生平口中不說小德自禮樂而下軍旅便不談了子思却說律天時襲水土的是何物某云嚮纔講過自元年春王正月至有星孛于東方都是天時上事自雎鳩河洲至景山松柏都是水土上事也爾覲云如此則春秋判

與天時詩經判與水土春秋屬禮詩自屬樂記云樂以陽率天禮以陰率地春秋何以率天詩經何以率地乎某云陰陽禮樂因自為用堯舜未嘗作詩而有喜起之章文武未嘗作春秋而有周官之法此處何必分行爾翼云古人三才同為經緯黃帝宅丘之法周公卜洛之書想别成小德秦皇焚詩書其農圃醫卜皆賴以存而此獨無有豈是仲尼所删抑是秦漢人不貴小道耶某云七略所載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有神農太

幽堪輿金匱五音竒脥其託於軒后者或百餘卷别為形家宫宅地形數目倍於醫方則是亦前代所尚也古書既不可見今為晩唐南宋諸公滅裂殆盡何足復談爾巽云天道用龍地道用馬龍有陰陽馬分牝牡地貴牝馬天貴陽龍今説家以陰龍為真陽龍為僞不知此説何始某云如此等事某皆未學且舉周禮一一再看鄭肇中見諸賢言論浸廣或遠於經傳因問三皇五帝之説某云此論備見疏家開卷已賾不復能存於兄所

疑云何肇中云帝王代遠載籍互異如春秋運斗所指三皇為伏羲女媧神農如秦博士司馬貞補皇記所指天地人三皇又尚書大傳稱燧人伏羲神農禮號謚記祝融伏羲神農孔子稱五帝答季康子以伏羲配木神農配火黃帝配土少昊配金顓頊配水其答宰予則曰黃帝顓頊帝嚳堯舜家語與戴記又自不同孔安國以羲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顓頊帝嚳堯舜為五帝於理覺順是儒生之所服習史遷帝紀祖五帝德又以黃帝為五

帝之首而獨遺少昊以宗顓頊今世所傳唯此兩家祖史遷之說則當以燧人伏羲神農為三皇黄帝顓頊帝嚳堯舜為五帝祖安國之說則當以伏羲神農黄帝為三皇少昊顓頊帝嚳堯舜為五帝也仲尼於三皇不言燧人於五帝多一少昊安所取裁某云於此事實所未知肇中又云司馬貞補皇紀既稱伏羲女媧神農又稱天地人三皇此是何說某云褚先生小司馬又何足談肇中云胡五峰亦主小司馬之說又閱三墳載伏羲為

天皇神農為人皇黄帝為地皇次序又別然與安國同
旨矣前輩如譙周應劭宋均皆主史遷主史遷者雖不
言三皇自應以燧人火化神農粒食與庖犧幷為皇始
而黄帝得正五帝之先皇甫謐世紀孫氏世本皆主安
國主安國者雖升帝為皇自應以少昊青陽顓頊高陽
與高辛幷為帝紀而唐虞得正五帝之終二者孰從某
云如允說極是明白三皇五帝俱是後人所命不是本
地傳宗認遠祖者隨人祭掃勿問内神是日發題原為

修己以敬而夆中送難以有恒為首諸兄從之遂舉修己以繫下篇

榕壇問業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榕壇問業卷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佘日焕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徐元湘

榕壇問業卷十五

明 黄道周 撰

鄭肇中初問修己以敬之義某未有以荅也既以有恒一章講論為煩是次乃申前義戴石星問云君子修已以敬只此一句便盡却君子事功君子學問如何又説到安人安百姓上去某云俱是君子本體石星云於本體上是一節事是兩節事某云既是本體何分節次石

星云既無節次何須充拓説來甚云俱是聖賢就本身上商量無盡若有盡時己外便無人人外便無百姓若無盡時人安己亦是未安百姓安己亦是未安千古聖賢俱就本心為天下立身立命舍此寸心天下身命俱無安頓處聖賢自家亦無處下手石星云極知修己事難居敬道大然如舜之恭己南面亦是五臣四友之力豈是自家垂裳不動聲色便致無為之理方堯時致治亦半百年璿璣考齊亦非一日上不能去降割之災下

不能格頑讒之志脩子傲遊于家共工方圮于外豈是自家敬修未至臯陶論治只在知人在安民知人是智上事安民是仁上事古今舍此兩事決無太平日子大禹亦云知人則哲安民則惠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堯不知舜舜不知禹臯陶雖蓋領土硎茨階胼胝亦奏不得分毫治效夫子說敬字已到安人安百姓上不知能到知人官人上去不某云人主著敬敬則心體明清與天同道敬庶民與

敬士大夫敬天地祖宗與敬身豈有分别人主一息不敬便有侮慢自賢反道敗德的事數文德舞干羽放殛誅竄亦是敬上作來豈徒知人官人而已臯陶云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此是敬上知人之實績平章百姓敦叙九族此是敬上安民之要領也石星云如此則子路問如斯而已莫是要窮究這裏不甚云這裏亦不消窮究領得敬字自然到此不領得敬字雖知人安民亦無一處著落桓景之於管晏

漢文帝唐太宗之於黎老何嘗不一留心只是自家不敬人才造就亦無足觀何況平章之業石星云如此則堯舜猶病只是說敬之難不是說修己安百姓之難也某云自然是修己安百姓難所以須敬如不為天下百姓要几己何用石星云如此則堯舜猶病亦只是著敬耳某云堯舜此心亦只是無己無己處亦只是不安一個敬字了得百樣修己百樣修己了不得一個敬字也石星云且說一個修己了得千樣安人安百姓千樣安

人安百姓了不得一個修己也某云如此說更分明
鄭肇中云聖賢立言甚簡只得其要領所在堯舜相繼
百餘年竭數十聖賢之力出百姓於鳥獸龍蛇之中夫
子只以一敬字了之黄帝身經七十餘戰奪天下於虎
兕魑魅之中夫子只說他垂衣裳而天下治聖賢開世
治定功成或只用此一字抑繼體守成禮明樂備亦用
此一字不了如承頽敝之後當匡攘之秋仁明武三字
猶以為難豈玉色金聲收拾得去某云正於此中見他

浩大黃陵結襪多士歸心會稽式蛙厲夫動色何況帝王神明上事肇中云且不論帝王只如逢掖拱攝畎畝之下亦有尊道功夫須才須識須學須力自伊尹膠鬲管夷吾百里奚來動心忍性增益多少子路一日誦不忮不求之詩夫子便砭它不足聖門當時不以一道自名如今諸儒為主靜良知之說都是徑路了程門獨舉是旨至今不絕然竟無有人能以敬字安人安百姓者想不是看敬字差是看修己字差也某云已如一間屋

子人百姓如屋子事件敬如主人翁提匙照鑰主翁精神無有損失屋子中事事不失何關屋子事肇中云極知敬字極大但要勘敬字何等經綸其云竪天立地安世安身只一敬字經綸無萬

趙與蓮抱恙新起未有言論與石星偕來因云知人則哲帝猶難之敬字是聖賢把柄哲惠又别是天分非人所及如帝堯於共工伯鯀明明知它如何又放它九載昬墊下民其云諸賢皆明德之後世家巨族勘除殊難

又天未厭災警予未止舜方側陋伯禹未長如何得容易下手古人都說國本不可輕揺帝堯明明對諸臣說胄未嚚訟不是帝堯敬德格天誰人敢發此口與蓮云放齊之罪浮於驩兜亦只是為佞未嘗為讒後來所以免於四罪馬鄭都以胄未為帝子孔君以胄國子爵别是一人仲康時有胄侯顧命有胄之舞衣是也𦘕云唐虞五等不在岳牧之上胄子為小國諸侯未有明德大功豈得頓階登庸之舉如有此舉則四罪之服不後於

驩兜矣與蓮云齊兜讒佞自在帝廷既帝堯之所明知如何不發為黨殛某云小人自是心地不明看不明白他初時亦豈要濟惡只是看人才情偶然投合後來不得不如此堯仁如天只是哀憫著他待他敗壞自然有人與他計較與蓮云如此則九載其咨下民昏墊聖人安得漠然於懷某云聖人只是敬止耑精於疇咨自然有人出來與他商量臯陶云慎厥身修思永去一人而後無可繼去一罪而後不可與圖功豈是慎修思永之

旨凡聖人意量極大圖維極遠只是心細耳此處要安
盡天下還安不得寸心也與蓮云敬是何處最難云敬
妻子僮僕難又在何處云敬鄉里愚不肖難又在何處
云敬巧猾奸雄難與蓮云程伯淳於此處説饗親饗帝
某云伯淳意思極遠某意思凡近且看饗親饗帝果亦
難於三者不耳
侯晉水云敬字是千古傳心之法舍却敬字無論做不
得堯舜做人百姓亦不得吾門説明善求仁若無敬字

何處討工夫中庸怕人看敬字太易纔說出戒慎恐懼與論語畏字相發書曰君子所其無逸又曰皇自敬德安人安百姓已包在敬字內夫子再拓出安人安百姓不知安人安百姓是敬之作用抑修己分量至安人安百姓始完耶某云嚮纔說是本體已本體上有人有百姓已修得安人亦安百姓亦安所差者只是人安百姓安已還未安耳晉水云如此則是百姓安堯舜猶病未安也想只是修己難修己要到安人安百姓雖堯舜猶

難耳西銘諸書為世儒翻剥已盡今對人說本體便是套了嚮說出敬字生出許多禮樂經濟便是安人安百姓為敬之作用不知此敬安分量亦曾到不言不動不賞不怒篤恭去處不甚云自然是如此纔說堯舜猶病凡就己身看出天下痌瘝不獲皆是己身罪過就天下看出己身營窟為巢皆是己身病痛堯舜授受之際無端說出四海困窮天禄永終此八字便是古今君臣所斷舌纔知它看敬字極精看己字極一雖說風動時雍

聖人實亦未能如此

洪尊光因問大禹謨篇有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兩語在四海困窮之上今論語堯咨無敬修語則禹命亦應無之而夫子以敬修告子路則敬修兩字是危微精一之大結局從來講學說精一危微執中無說敬修可願者唯季路願聞子志夫子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於此發出敬修可願之旨想安人安百姓亦是願力則然要實實做到如此真是堯舜猶病聖賢事業

做未出手已出手未到頭都是存留此願使天下後世想見聖賢心力正是君子無已之思某云如此纔是讀書

吳雲亦云夫子敘修之論實出於虞廷然自濟南伏生授書二十八篇無禹謨禹謨出於孔壁舜典得於大航頭前世多疑之者不知是孔子述禹謨以申其意抑是禹謨依聖論以行其書耶某云孔壁中五十八篇與伏生合得其半只多二十五篇餘漫滅不行耳寧道中有

依傍耶雲赤云蔡九峰嘗言漢儒以伏書為今文今文語反難讀安國書為古文古文語反從順今古相反者謂今文出於女子之口古文已經儒生之筆耳然伏生背經暗誦反得其所難安國摩勘古書反得其所易書經兩人之手口而文勢語意夐然不同豈得謂仲尼原本乎某云書在孟子已不盡信劉歆常云與其過而去之寧過而存之今不論敬修是仲尼之述虞典是禹謨之依仲尼然自危微垂訓以來只此兩字至精至一吾

輩可以無疑矣

吕而遠又問伏生女子既傳四七之篇河内女子遂獻泰誓之篇梅賾晉中始上孔壁之書姚興齊時乃補舜典之闕豈以前漢而古書難讀迨於末世蝌蚪始明耶史遷嘗從安國授書述本紀亦無舜典禹謨只以禹貢洪範繼堯典之後如有則史遷亦應見之史遷不知有危微精一執中敬修之學乃未嘗讀非識不到也賈誼董仲舒亦未嘗讀此書賈誼稱性神明命仲舒稱二中

兩和皆極精微未有及禹謨中語者朱晦菴云先漢文章厚重有力量孔書東晉始出大傳格致極輕疑是孔叢子等為之蔡九峰亦以孔安國書序絶不類西漢文字然古今絶學開於是書亦是東晉諸賢之力朞云古二十五篇深玄奥義豈是後儒之所能及昔有疑禮記諸篇是漢儒杜撰者晦翁亦謂漢儒深醇莫如董賈董賈如何做得禮運禮器郊特牲許多文字東晉諸賢既不能作一書序豈能創出許多精微賾奥之言而遠云

孟子語伊亦略依傍如天誅造攻湲我后天視自我民
視等語都違謬了夫子語又只是影響如為山九仞功
虧一簣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却以意成義想是
時清言既久入理寖微其浩蕩者以翻莊成釋其典則
者以起義附經是所優為不為難也某云隨他假為聖
賢之言吾已真得芻蕘之採
洪尊光又問前日嘗問三墳書是真是偽吾門直以為
堪輿家言此書中無一字涉堪輿者豈為謾歟某云正

好當彼種書耳尊光云亦整齊嚴密高潔有意思今看王輔嗣略例亦訓詁將來豈能如此創義排比渾成如張天覺毛正仲輩自家作數語不成有此手段便與皇極潛虛並驅爭先何苦託之洪荒之遠某云他正要凌駕前人耳昔有人做正易心法者託為麻衣道者張南軒李壽翁極推服之晦菴疑其凡近意是時人所為置而不看一日有湘陰主簿戴師愈來謁即譚麻衣道者因歷叩之果是此老所作尊光云麻衣易只是幾句活

話剽撮白撰得來三墳整齊張毛輩如何得就其云看他輩做楞伽經何等精密凡晉人見諸高士翻譯梵書高動天子便欲反之於經宋人見王家父子杜撰註震攝天下便欲壓之以古所謂神農之言耳如能說到敬修可願精一危微吾亦從之稽首也

呂而遠云異教等書儘有見到此者吾門何以不道其云他何曾夢見修己可以安人修己可以安百姓修己以敬正是中和之本禮樂淵源九德九歌之所從出歷

代帝王唯温恭祇台敬止敬勝四君子耳餘便未能到此田地而遠云夫子對顔淵說一日歸仁若此之易對子路說敬修猶病若此之難何也某云論一日修已亦安得百姓是聖賢力量論終身復禮亦有猶病之心是聖賢心力也而遠又云子貢要博濟夫子亦說堯舜猶病子路要安百姓夫子亦說堯舜猶病立人達人亦說已克已修已亦說已可見聖人極無多子作用某云而遠恁地分明

呂而德問敬字是千古心法不漏纖毫而仲弓問仁章添出恕字子張問政章添出忠及問仁又添出恭忠二字豈敬字猶有所未盡耶宋儒加一和字莫亦是此意不其云此意極細看來只是修己耳有己纔取譬得人是聖賢將身說法以敬去修己纔有本體工夫是聖賢將法作身恕字是將身作法恭忠是將法作身再不從人身上討下手也和是中之作用中是敬字養成得來無敬做中和不出所以中庸說戒慎恐懼只於敬字上加

一倍工夫而德云然則和字是如何看某云程伯淳稱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此與敬以直內同意謂敬為和樂則不可然敬則自然和樂耳伯淳之意亦以和是敬字養成也而德又云正叔亦云敬而無失便是未發之謂中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此與前語相發大意亦謂中和是敬養成耳然其語意得無有滯不某云語雖躋滯大意已是分明而德又問明道嘗言誠然後能敬未及誠却須敬而後

能誠敬之與誠豈有二義乎某云明道亦自中庸看來誠是天道敬是人道修己便要修到誠處誠便與天地同體事親事天饗親饗帝只是此一意極於上下鬼神草木鳥獸亦只此一意而德云明道又言體信達順之意聰明睿知皆繇此出此是何意某云誠則明矣人心自敬恭而後自然萬慮不擾處事精詳

況若木因問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人都爲朋從往來思慮日紛賢者因之務外逐末不肖者因之縱慾敗度所

以聖賢左銘右箴都說敬字如認得初體分明只一主靜便了如何又著敬字某云純公亦言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為難人都於靜處著動天都於動處見靜除是木石纔得以靜為體若木云若要看誠字直於靜中看得分明某云不是敬了那看得出上下鳥獸蟲魚草木箇箇是誠箇箇與鬼神同體要就靜中看他根胎只有百分之一若木云如是敬者却把上下鳥獸蟲魚草木都作天地鬼神看耶某云自然是如此若木云

釋家可有此意思不甚云他看作石火電光郵得有此意思若杰又云東西銘可有此意思不甚云他亦說得二三分從此修持悟得一半

是會次義為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去歲講義巳於使天下人處說得分明石星不忘前義因問鬼神兩字只是不睹不聞中有睹聞只此便是致知便是格物却借祭祀來說耳大學首傳便說此謂誠於中形於外這箇鬼神去邊小人之肺肝中庸下段又說誠則形形則著這

箇鬼神去贊聖賢之功德世間只此兩種鬼神皆在不睹不聞有共睹共聞之妙在與知與能有不可知不可能之秘算來只是人心實有此理動而爲意此意不誠便有許多邪魔陰慝變現手目此意一誠便有許多神明聖賢當身顯見顯見隱微此是千古人鬼大關誠中形外此是千古幽明大旨知之者以爲天命人性不知者以爲精氣游魂把祭祀說個影子故云誠之不可掩如此夫如此夫三字讃得使天下聖人賢人愚夫愚婦

一齊癡呆動其心目人能看此章透者纔許他格物致知不然且去正心誠意也某云都說得是任爾舉去一一示人

戴昌祖明遠時初下教未領前說因問中庸一書究竟明箇誠字然不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言誠不於天地鳶魚言誠獨於鬼神言誠不知此處鬼神者果屬祭祀對越之鬼神抑程子所謂天地功用造化之迹乎某云程張所說鬼神是天地以上事中庸所說鬼神是人

身以上事心如火也火輒有影天地以生物為心生便有屈伸入身以交物為心交便有隱見都是實形取影或正或倒或遠或近在天為災祥在人為寤寐在日用為聽睹形聲極奇極怪極平極常心力大者看鬼神亦大心力小者看鬼神亦小精者看精粗者看粗善言鬼神者莫過於易括之一言曰以齋戒神明其徳其實只是誠字不誠的人看子臣弟友天地鳶魚亦無一物誠者看天下無形無聲無手目無肺肝所在箇箇是我心

光所照所以能酬酢一世變化天下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明遠云如此看來祭祀之鬼神是為人心寫照卜著之鬼神是為人心傳響有形寫照者見之於祭祀有聲傳響者見之於著龜何處是性命所在其云此無形聲者便是性命所在明遠曰若此者都是意意生想想生妄如何得到至誠所在某云如此纔要誠誠意只是慎獨慎獨者自一物看到百千萬物現來承受只如好色惡臭感目觸鼻自然曉會不假推求

所謂知至知至便是明誠明誠便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其吉凶

呂而德又云吾門常言禮樂精微闗於天地非聖賢莫能識非聖賢莫能用也然考古禮書自享祀至於明堂不過報本追始盡其誠敬而已賈傅有言祭祀禱祠非禮不誠推其大要不過防其邪物訖其嗜慾温恭朝夕執事有恪而已諸繁重簡易與時隆替非有難知之學難行之事且如賓尸酬酢歌奏異宜亦本於人情加之

節文非有怪誕至於明水鸞刀鞞本之設祖割求祊坐奥之儀亦古禮相沿習不為創他如喪禮之招鼻鄉飲酒之四座廟位之西首及於饗禮之先爵畀賤後差貴者餕膳下洽樂人始奏皆事理宜然無甚遠於人情者何以必周公始作仲尼始知乎鄭康成始引讖緯以釋禮經有五帝諸神差為怪誕然今亦無循之者今古禮意差不甚遠唯古人致齋五三舉饌皆有牲醴今以茹素僾然異致而神明蠲潔之義一也吾門每言禮樂精

微其義何居某云某何足以知此古人以樂節禮禮之動天地格鬼神者皆託於樂令人以禮為樂樂之諧人情通物故者皆散於禮無文無聲某又何足以知之而德又云前日每對諸兄值不了者曰且舉周禮看周禮有何佳處胡五峰蘇子由詆其疏謬如建土踰制冢宰筦利甸師受責內宰立市閽人掌禁女祝禬禳之說種種迂謬不獨青苗國服而已晦翁亦云周禮一書不敢令學者看學者先理會身心學周禮却是後一節事吾

門如何付人去看某云讀書須是心精心麤者再看不
得周禮看周禮後自然耐煩知他病痛某至今未能也
且如周禮大司樂一章未經秦火河間古書此最先出
玩之長人神智決非後儒之所能造人都說此物壞人
一壞劉歆二壞蘇綽三壞王安石亦當試之看其災祥
如何耳
洪以儀扶光亦初下教輒問古禮樂中無今干支風水
之說春秋書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

不克葬庚申日中而克葬定公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古者卜宅既有定域昭穆可從然既卜日值雨而遲之則是不日也今以卜宅之禮聽之地師趨利之謀縣於日者或一日不葬輒遲數年可云禮乎其云此事譚者已多何必吾門破其關鍵

於時仲冬朞自天治初歸初三日己酉雞棲矣漳郡地震有聲許爾翼云春秋著災異不書事應大抵以爲陰

盛也晉伯陽曰陽掩於陰而不能出文公元年九月癸酉地震公穀皆以為咎在公子遂又九年而公子遂禍作是年姜歸自齊又九年而大歸於齊則救鄭之功為襄仲禍始也襄公十六年五月甲子地震又十六年而子野卒昭公立魯於是始衰昭公十九年五月己卯地震則猶是昭公也而亂在王室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則猶是王室也而亂且在昭公皆先告焉則甚哉文王周公之仁也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哀公三年夏四月

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僖宫災則季氏之澤亦且盡矣五震之中終始于臣而中于君江都之所不稱而其義燦然不可諱也地蓋數動二百四十年之中舉其大者明地之絀於日也而顯為之繫以示夫失静之常易曰妻道也臣道也其不中于道則仲尼不書之矣曰不足以戒今亥月藏伏而地動又甚著在于周則其正月也三始之内陽戰於隂而雷又數發其在於古嘗有之乎其云吾郡僻在海裔去日又近盛陽伏地與隂相薄如

人體中脉過井原稍爲滯衆何足疑乎凡雷震不過百里漢元初元年三年皆以復月郡國地震唯永和二年元嘉元年復月震在京師是足占耳自漢而下盛冬地震屈指可數唯大歷二年貞元二年震在京師宋之景德元年熙寧元年皆以復月震在京師當時君臣敦樸告誡士有常業人懷安土不足憂也凡占者家不占國郡邑不占天下京房飛候亦謂其某處有災而已君子痌瘝乃身雖匹夫納溝猶爲怵然何况天地劉向見魯

國地動輒指列國諸事以為正應文義極疏鄙見所𢿘皆與劉向異指亦足稱耳

謝有懷因問天德王道聖門只許顔子内聖外王千古只許堯夫不知兩賢果在何處下手某云亦在復處下手有懷云復中可有動不某云復中那得不動又云復中可有悔不某云那得既復又悔有懷云如頻復者不可言復易既説厲又説无咎何也某云復而遂復之謂之休復休復臨也復既見陰復動而之陽謂之頻復頻

復明夷也臨以體休明夷體厲有懐云臨至八月而凶何以得吉其云臨當丑月嚴寒戰兢與乾同徳而有憂色凡易十有二變而盡一卦日數其陽月數其隂復自下上七日以至於乾臨自遯來八月以至於坤蓋自八變而陽盡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誠中形外則何遠悔之有顔子不善未嘗不知知未嘗復行堯夫云能立於無過之地則物莫之能傷箕亦立於無過之地然至於無咎而已矣有懐云如此則何處分他是天徳王

道某云靜處敬便見天德動處敬便見王道

王豈功因問下學上達莫亦是敬不某云明水鞹本可

祀上帝如何不是下學上達豈功云夫子說不怨不尤

此處只是修己修己尚有學問如事事去知與怨尤念

頭有何分别凡人精神須有安頓自得所在如無安頓

自得所在雖不怨尤并敬人敬身都是落空不知堯舜

當時所學何學某云孟氏有言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

無非取諸人者夫子亦云舜好問好察邇言聖賢學問

只是敬人敬身天子之不矜伐匹夫之去怨尤都有二三十年學問如要安頓看此廓中安頓多少人多少百姓又何處安頓詩書

戴石星晚後又問大學說至善又說知止不知至善是體是用并知止亦有體有用不某云前日說過此本明者是體此明明者是用隨物明明者是體此不明不止者是用石星云邵堯夫嘗稱天以用為本以體為末地以體為本以用為末此是何說某云他只說動靜耳天

無一息不動星辰河漢只依他得不動故說以體為末地無一息不動江河草木只依他得動故說以用為末其實語不玲瓏其先又說火以用為本以體為末故動水以體為本以用為末故靜體用動靜說略分明本末兩字未有的當耳石星云他為何如此某云堯夫觀物要剖析分明只為物有本末一句用自隨體動自隨靜體用中間可以知命動靜中間可以知性寧有從此横分本末的道理石星云動靜體用原自分明誠為他下個

本末如何纔穩某云天以用爲體故舉末而見本地以體爲用故舉本而見末火以用爲體故靜而歸本于天水以體爲用故動而流末於地石星云此不過該舉言之耳其實理是如何某云氣無不動理無不靜靜本以立體動末以致用水火得天之氣藏體於金木金木得地之理致用於水火人親於金木而急於水火仁義爲體禮智爲用靜體既立動用不竭石星云如此則禮智是仁義之末耶凡説此等語難得明白不知有宋諸賢

誰最明白者某云李伯紀張復之到明白石星問是云何某云李伯紀對髙宗云凡人心誠則公公生明疑則私私生暗張復之謂所親曰人大小事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百小事不用智臨大事寧有智來耶伯紀明於其本復之明於其末伯紀明體復之明用石星云如此則伯紀殊勝復之某云亦猶金木不勝水火

鄭肇中云周濂溪張子厚自是明誠通復之宗豈張李二公之所能及某云以程明道之温粹不能轉移臨川

正叔之誠敬不能感孚神廟濂溪子厚猶是我輩學問
如何得了敬修之局肇中云君子正本而已天地亦有
用其本不用其末者人急水火水火豈能遍給天下其
云水火自然遍給天下君子敬修不到安人安百姓猶
如貿錢株木無當天地之藏

榕壇問業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榕壇問業卷十六

明 黃道周 撰

乙亥仲冬劉履穆兄弟卜築天治之巔張勗之楊元實同予至天治履美方以選貢至未謁客亦從山中游歸已過初旬之期乃以十六日集於榕壇某以講論二年大吉只為明善致知聽聞已狎聲實未綜恐漸為朋從往來之累或有設闡動衆之嫌斷以是日鎖結講事坐

定因問諸友歷來之義都是風波要得風恬浪靜島嶼安然如何可到可惜此二年講論未闗至極也洪兆雲云歷來説到致知求仁都闗至極何謂可惜其云大家實勘此處乘乘莫亦是風翻波皺偶爾成文豈便是破船安家坐山得住屬移云何謂破船安家坐山得住其云大學開頭説止至善説知止有定此處風浪一齊焦乾不知何日大家坐卧耳唐偉倫遂問至善果是何物如是明新大業窮極到頭無一缺陷雖千萬年堯舜

驟無有止法則此止字是不止義如是性分原頭纔成本事無一夾雜雖一晌間渴睡打坐亦關至極則此止字是頓悟法也某云正要走耳看大業做本分也走看本分做大業也走走不止時氣盡神枯走得止時神昏氣倦也偉倫云此則是參駁止法如何是至善本義莫是如西山所云同原太極否某云賢且坐定然後思量黄牽中云止至善之學自夫子始明之堯舜傳授不説至善只説精一精一即至善之旨也且如孟子説性善

又疏出美大聖神夫子説至善却指出定静安慮此豈
有體用之殊歟某云美大聖神是善的分量定静安慮
是止的意思不闗體用率中又問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只是六爻俱陽無剛柔之合夫子以剛健中正純粹精
七字贊之如恐不盡至善之義者後來又説隂陽合徳
繼之者善伊川所以有剛善柔善之説如要經濟天下
明新大業豈純靠此一片陽精所成亦還有保合凝成
其間乎某云聖人亦只得乾上一分豈有全體乾元尚

須調劑之理率中云如孟子學問亦到乾元幾分某云他於定靜安慮上下手便到至善田地七字贊美想不差池率中云何處見得某云伊自知止不動心不動氣兩件是伊誕登無人得到率中云若此則是孟子學易從大學得渡也某云伊自從易入手率中云何處見得某云且勿說善說性只道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此數語是伊骨子他日又說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一生擔荷都在此處

謝有懐云孟子明性善獨惓惓於充之一言充如火燃泉達止如登岸安家此處可有異同某云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擴充是知之始事慮得是知之中境如說到頭終無休歇只是不動耳舟上看山兒童走月如何知他不動所在知他不動所在自然得力安穩光明有懐云先儒論擴充先須察識知至知止可是察識不某云知止是定針上事知至是定向上事察識是學問上事先儒研究都不差池但勿為事物所倒

有懐又問至善要止恐是怕人走錯不怕人走過也此處至極豈有過分之理某云走過便是錯不偏不易於針向上看得分明

鄭孟儲云先儒稱圖皆從中起心法亦從中起太極中圈未分陰陽先天念頭未分善惡所以有太極無極之說如此則至善無善也顔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此是從圖下手不是從極下手如禹拜昌言子路喜過此都從圖下手不從極下手也某云極是天樞凝成不在中圈

分上圖上看極便有不黑不白所在天上認辰豈有不東不西之理世儒讀書只看筆畫認在心頭極是變怪也天有彗孛雖犯微垣不到中樞人有風魔雖到死時不亂善惡如何可說圖上無黑無白心上未惡未善孟儲云定靜安後纔有慮出此定靜安中可便是極耶某云極星去不動處尚一度許一度三百六十里則知止去能慮尚三百六十里也孟儲云煜今日始聞斯言帝堯安安大禹汝止此間相去亦有百里十里之別

黄介倣因問尚書首言安安道書亦言止止佛家偏説定静此定静如何與安止不同某云聖門説安止直從至善入手佛門説定静直從無善不善入手至善者如水就下百折皆東無善不善者直待海枯泉竭閉門安坐此中死生只是能慮不能慮之别介倣云易稱何思何慮聖人不慮而知要此能慮何用某云極星不動處纔能轉為它能轉使天下星辰河嶽都有奠麗如不能轉日月經緯如廢車釘何處得明亮來介倣云佛亦看

到不動處何為說無慮得某云他是面壁瞪眼看石牆一縷雲生眼簾垂放何處討有星漢回環學者須先認至善認得至善自然知止先認定靜自然定靜不得也介僦云易稱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性自稱盡命自稱至孔之安於疏水顏之安於陋巷尹之安於有莘旦之安於赤舄皆有至命之學是以到頭定靜千慮萬變不動於中如把至善當性則此性中又如何至得命來天人之間性命一致想性盡時命亦自立聖人明德決不關

事業上事此處跕定尹旦孔顔一樣明新所以不為事物所倒某云如此看書纔得明白不在紙上

楊元寔云易稱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定靜是寂則安慮是感耶定慧之説既於聖學無當而處事精詳又疑非至善所歸説一慮字使天下木石昆蟲皆有熾然之意不知此得果得何物如得所止則定靜安時猶未得止如得明新條理則知止時猶未得條理也某云人怕不能慮既得則何所不得周公之仰思待旦仲尼之忘食

忘寢不是知止中人那有此段意慮無此段意慮那得許大學問出來聖賢極大學問絶不經人心思周公作用仲尼著述少小一事吾思之三十年不見首尾如何輕以慮得料人

侯晉水云至善中間尚須周孔心力則此至善是韶武爭場不徒是舜跖分路也舜跖分路可以不慮而知至其曲折亦須學問韶武爭場亦可以不慮而知至其精微卻非學力可到唐虞皆稱執中此中字即未發之中

定靜安可是未發慮得可是已發不某云已發未發是家常寢興能慮能得是爭天奪國韶武舜跖各有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新故相宣的妙義此處中節亦自難言也漢儒以此書編於儒行之後冠昏之前大抵十分有七分禮樂修齊治平有文有素得其道者畝畝可王失其道者芭桑可落決不是閉目放光照見牀下也

晉水又問明字知字慮字總是同原發於靈府而慮從知生知從明生後來説欲明又先致知則是明從知生

也易云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聖人全靠此知字不知知從何起某云致知之知是明明之明知至之知是本明之明誠在中間再不須說

劉靨美云學庸二書相為表裏大學重在明故以致知開門格物下手而其用及於天下國家則易所謂顯仁也中庸重在誠以不覩聞立體戒慎恐懼為功而其感通於天地鬼神則易所謂藏用也兩部大書關鎖在自明誠一章此處言安言慮可以說誠之生明而知後有

定可以說明之生誠明誠相生端在於意意之與慮不知如何分别某云每每勸人問意與知心與意果是何物抑是一物抑是兩物今乃知尚有慮慮與思鄰同功異位意與物鬬同罪異功定静之餘心學始見為此一章開天下玄素異同之路切勿拋過鄭重諸賢

劉賡美又問前說得字是得至善抑是得止抑得大道都未分明某云孟子說深造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

其源此自得之果是何物想在前人亦都說過未煩斷
整再下開山
於時劉河間建樾余玉斧光宸皆新下問劉河間云至
善之至與中庸其至之至天載無聲臭之至三至字同
源中庸以獲上治民歸於明善大學稱小人為國家雖
有善者亦末如何矣似都淺淺在義利路頭君子小人
分界處看到精微所在今如作入定主静工夫纔有思
慮便說走作不知何時得到清淨寧一所在想是外道

絶慮禁慾不見源頭如撥浮雲不覩天日知止的人只就源頭安心定慮如聞雞啼自知日出不闗風雨撥霧排雲也甚云說則是如此要做者纔一登場手脚自亂中夜無雞啼亂山無定針多少聖賢迷時失路若要源頭且把訂頑西銘陸續翻看余玉谷云大學一部皆言明德知是明德發現人有此知此明所以窮照十方之際曰極曰本總是這些子運用可見一明足以盡學豈明處尚有未善明明尚有未至必以至善足之至此方

完耶如云至善爲明德之本則明德豈猶未是本耶某云聖賢言語再勿徑尋某於此道談之血出無人曉會自是微賤學問不尊日月是日月上事辰極是辰極上事貞觀貞明貞一三者體用啞殺聖賢明新兩義東起西落至善一條通天徹地至善高低有寒有暑明新出入有晝有夜信得過者不思不慮包畏一世信不過者千思萬慮是十行書

玉谷又問大學經文說誠意先在致知先儒又說明德

工夫專在誠意豈知至後意尚有未誠抑致知後另有誠意工夫耶某云雞鳴後尚有日出日出後尚有雞鳴只管讀書不消拆字

沈若木亦自以入會最晚未領格物致知之論因問中庸無聲無臭至矣與不睹不聞同是一機不睹不聞與繼善成性同是一路但不知此知止知字在格物前抑在格物後如在格物前則此至善二字尚屬含糊如看斗極者傍指衆星了無的據如在格物後則此定靜安

慮的是空體妙慧相生如看斗極無一星處纔成不動纔是萬軸之轂如何還有節次等待得來某云知得前後自然不同知在斗極下看得在斗極上坐既先入關尚有鴻門一節馬上意思如何便得四百餘年若木云時師俱云至即止也至與止無二義如火至熱熱至火而止冰至寒寒至冰而止豈有先至冰火後止炎寒某云說則如此說如要立命安身先須除此曠論直節之竹切不須吹

吳太灝見諸賢問止善之義已畢因問大學經文以下即繼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此指修身而言耳或是聖經自掉或是傳者讚語俱未可知程子斷取之無所係屬反補致知格物之義至今以為疑柄何也甚云程子讀書亦不錯致知格物此最大事經文但以治亂厚薄四字了之四字只解本末本末只緊一身可見身備萬物亦可見物備當身程子不思疑有漏義耳太灝又云原文首釋誠意而淇澳三詩繼之康誥至敬止諸詩

書又繼之乃終以聽訟節大意以誠意為明新之本淇澳觧明前王觧新康誥至敬止總詠明新至善之事聽訟章重釋知本知止之義古文原自明白何必如今本所裁截空補缺顛倒舊義予某云程朱亦是好意但紬繹不精終始為格致所滯如古文繼慎獨於知至知本之後正是格物大闗人都說獨中無物曾子說獨中有十目十手人都說皮面相覷夫子獨說肺肝如見以此見肚皮蓋屋都是晶光東西容隱不得一物半物好色

惡臭自是人間第一大件物知相觸萬法緣繇俱從此起人如曉得鹹血交心閉香捫鼻使曉得四體百骸個個有知不從物來不從意起如曉得屋漏透光肝腸掛面便曉得瓦礫皮膚更無一物細不能擀大不能藏只此誠意一章更無餘義下面詩書疊見層出只為首節瀕其波瀾耳程朱說有錯簡未嘗不是只是補傳太疏古人云誤書翻閱亦是一適令無補傳去上文知本知至之複存聽訟大畏之結亦殊可觀但使誠正別自分

篇情文亦非合轍程朱不為詮次今日議論更自紛紛耳

是日拈知止之義畢欲以來百工為次義因思前日對戴仍樸有財有用之義似為未了乃問吳雲赤云周禮不說冬官只於地官括其名義藪澤農圃一切治於官師此是何意雲赤云有土此有財工虞屬地正使治地有官雖冬官可缺耳如鞾草餘材直是尋常匠料豈煩大卿治之耶看來來百工兩語只是財者末也一句耳

某為悚然雲赤因問筵中談漢鹽鐵及唐轉運事此當今切務然用人理財兩者相為表裏車丞相桑大夫不用山中劉子雍卒為千古訾議劉晏簡核出納一委士人胥吏唯奉行文書是以無弊今安得茂陵唐生輩六十餘人商本末之務又安得人如劉晏慎簡臺閣士以任租庸乎某云議論守古者甚多通法匡時者甚少劉士安多刺名流之有口舌者以利啖之如少年敏銳不過為租庸使追利耳射利千里之外知其虛實與時髙

下豈士人所為財賦有定决未有不聚不斂能自六十萬加至千二百萬者士安雖貧元載自富以士安之財歸於元載則是士安之儉無救元載之侈也凡士大夫言利皆無善終劉士安自是賢者然去第五琦不多自是凡江祝生之所憤懑耳雲亦云劉晏亦未嘗射利自為低昂只是通變能發財耳如常平法出自劉晏今無能行者亦自可惜某云劉晏所謂常平只是江淮之間物貨繁聚物多則價自平桑弘羊亦稱平準都是官家

與商賈估價周官市廛未必有此瑣屑要使天子寬大宰相廉貞任此司農為一時儲胥使貪濁之聲不歸於上脂肥之澤滙於京師亦是便益也

財用之說既非要藥乃以選舉一章為次義吳雲亦云皐陶伊尹俱稱直臣伊尹一介不取為木引繩自是化枉材料皐陶九德寬柔愿擾温恭已居其半上下立論只在哲惠好生以寬以簡可見此直全在涵養中來夫子說人生也直直為句萌之體與仁同用虞廷諸臣屢

本此說帝命伯夷曰直哉唯清命伯夔曰直而温禮樂政刑本是一物所以聖門屢弘此論今人說直字能與虞廷同旨不其云今之直者異於是斯民也三代所直道而行也雲亦亦為莞然

劉屑穆因問漢家紀載侯王將相有辟舉若給事舍人之類郡國有察舉即孝廉是也朝廷有特舉若賢良方正茂才異等之類又有舉於太常受業者為博士弟子即明經是也漢家賤經生而貴文吏然經生弟子亦多

為九卿者州郡辟舉或以掾吏馴至公卿然有察舉連坐之條卒使部分為黨人死其師舉主之重麗於君親殊不可訓今以考試文義神明其典卜於心華似雖千古不可復易而談者欲變以鄉舉里選使人敦實行漸草浮華此意如何某云左雄崔亮得失各半分上鑽刺何在而無謗云舉賢良鈍如椎察孝廉濁如泥要是一時權宜如餇膏粱者之思薑芥如遂弘馮正途雖韓福楊厚未必於治有裨正可為風教留些後澤耳劉賡穆

云書生讀書作制義得官皆云吾所自致如有鄉舉里選便知君親尊長之重不敢肆於州里傲於朋友豈不是弭亂要方某云伊讀書以聖賢自任代周孔言語稍做官便忘了如何記得州縣公舉鄉里推重即有之徒使猾胥亡周胥粱冒濫耳蔚宗有言俗儒腐生忘其墟拘拂巾拭褐是不可恥也孰可恥也贋穆云漢世人才多於唐宋全是辟舉中來某云亦是風會使然漢世人才不能多於唐宋只是公輔選望漢世尤嚴推讓既多

品望自出自晉而下不復推讓執政顯官皆可營獵所以漢晉之季台鼎多上流唐宋之末碩儒多下位要是風會欲頹羽儀自落天之所壞亦不可支天之所支亦不可壞科條變更何力之有

張吉甫亦問古今人才自三代而下當推孝武如廣川學問與於昌黎龍門史材軼於夏縣長孺勁直尚於玄成曼倩諷諫達於懷英他如申轅儒術衛霍武功王馬文章張趙吏治皆為近代罕偶其求賢之詔唯見元朔

元光三詔書耳作興未久辟舉亦未盛何處得此輩來某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經術吏治文章武功孝武一身兼有諸賢之撰廣川得其沈子長得其逸長孺得其氣曼倩得其智張趙得其刻衛霍得其毅凡一代人主首出羣臣才器來而從之往往相比貞觀諸臣合成一貞觀明道諸臣合成一明道開元諸臣合成一開元靖康諸臣合成一靖康分配精光如星與月如何得使元狩諸賢遂與豐鎬比烈乎吉甫云南渡亦儘有賢才

與高孝不類如何僅成高孝之蹟某云合來亦只成一
高孝散去亦只剩一南軒不受精光者如何得與此數
吉甫云如此則辟舉亦是要事令諸隱曜得配光明某
云景譽既不恒有遲速又是平行順帝既似樊英嚴陵
亦像光武只要大家留意不患一世無才
羅期生云舉錯自是大權知人尤是絶學尋常說舉直
錯枉人人曉得一當人材之藪冠帶相蒙拜揖氣昏何
繇辨得夫子告哀公說知天知人告定公說舉直錯枉

當定哀時此兩句都無人辨得亦無有用處堯舜而下誰知仲尼者某云聖人則是難知如枉直亦自然易辨不過衆所謂直便是直衆所謂枉便是枉耳羅期生云衆論必察豈可定馮某云是非功過則是難馮如直枉者斷之以理與衆共之百不一差也期生云後世知人如叔向之識鬷蔑亞夫之論趙禹孔明之於孟公其照如犀用各有濟此是何如某云知人只是知己知己既精以此照人如鑑應物倍我師之平我友之勝我兄之

遜我弟之如此自然有用期生云此處莫有不同纔有己便見不得人了夫子說知人本於知天天中空洞豈有己在其云君子省身事事以天為度事君事親事兄事友自家節次極是分明以此看人多所推服自然我用得他期生云如郭林宗第五伯魚一樣藻鑑是何處得來其云只是看直看枉揮金不顧此是直上一路執物問價此是枉上一路棄布空山是直上一路就藥京市是枉上一路此處分明且勿問人經濟幾分福澤多少

盧淵照應珠戴薇仲昌祖亦初下問淵照云魯論記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子夏獨舉臯陶臯陶佐舜首開誅凶之典與伊尹放桐同是一樣辣手後世豪傑輕視君相如蔡剛成霍子孟漸漸上來迫着正位都是兩人開他如此變動天下亦須才人子夏獨以為直何也後代如李膺張柬之輩亦稱直臣却自家不保如何濟得天下濟天下須是才德咸備又須聲實兼隆臯陶出於望族有才子之稱伊尹歷仕兩朝懷非常之炅所以一

出而四海震動革面革心今乃欲取草野書生授以折衝之寄萬一不效徒為豪傑鄙笑耳薛文清之早退吳康齋之辭秩都於此處看得分明也某云領教領教

戴薇仲亦云國家甚急選舉如監吏二途極為劣薄然漢自王尊趙廣漢出於佐吏宋自陳東徐應鑣出於太學才緊皆為可傳如以皮相料人則馮煖之求魚自穢孫明復之乞錢自污皆表表終譽豈時人之所別察我朝考選既三百年重棘之試糊名易書人才變化盡由

此道必使監吏皆學秀才猶使秀才皆為監吏也雨集之水不生大魚必從異徑以得異才如何而可某云此天上事我輩書生如何輒復議此

洪尊光一日問三墳書興自元豐汲冢書肇於太康是真是偽某云宋人好談風水三墳為堪輿之鼓吹晉人好冒經傳汲冢為魯壁之鞨鼓也如論真偽今尚書中命詞尚有三種不同何論汲冢乎尊光云何謂不同某云張霸偽造鄭玄冒箋遂二百年劉向繆録馬融繆註

又二百年梁柳翻新開皇購舊又二百年彝鼎耿光過七百年火土侵尋亦無辯處王忠文疑其事古而詞反近事近而詞反與吾取其近道而存之純冕從衆何足嫌乎

朱季又問晉靈公之弒董狐直書亡不越境則凡與弒君者逃千里之外可乎當時董狐只合舉其事以證不當以為疑詞孔子曰惜也越境乃免惜者惜董狐之言非惜宣子之不能免也又左氏書荀息之死引詩斯言

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是指荀息不能正諫於前而輕諾於後𠃔詞非褒也某云有此問吾都見過季又云漢祖欲易太子留侯能使太子安耳不必去戚夫人袁盎止慎夫人與后並坐亦不必去慎夫人凡閫内燕私人臣有不敢與者荀息之見或生於此且孔子不止魯之女樂管仲不去齊之六嬖聖賢到此却是小心如吕武臨朝一節實國家大變王陵裴炎欲以一言折之不得而死陳平狄仁傑置若罔聞而身國俱全豈以禍亂

之根生於母子之間不行忍辱必至毀敗乎其直㫁云
季乂誰授此説莫亦嘗從李宏甫得來
異日劉賡穆見問昨朱季乂問數事極是關係如何不
答某云某偶有所思耳云誰某云思雋不疑韓魏公也
始元間有一男子乘黃犢車詣闕自謂衛太子詔使公
卿㫄二千石雜視長安聚觀丞相御史莫敢發言京兆
尹雋不疑後至叱從吏收捕大臣愕然不疑曰諸君何
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不以

為非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英宗之立與太后未洽屢有危言韓稺圭調護甚力恐有不測一日對太后云臣等外廷不得見官家内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英宗初晏駕召神宗未至英宗復手動曾公亮愕然欲止召太子稺圭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何可此時不召太子天下似此事者正是不之吾偶念二公耳不復答問何足疑也

賡穆又問前日吳雲赤問葛公不立北地王魏秉德問褚公不爭貽儀之立此事甚當亦何不一深言某云大臣行事各有難易如使王諶可立武璧可爭葛褚二公為之極登我輩相去既千百年留與二兄自持雅論耳張晶之又問周禮大司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以奏於圜丘六變而天神降函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以奏於方澤八變而地祇出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以奏於宗

廟九變而人鬼可禮此一段是古今奥義從無説得明白者某云某亦用心數年不得明白於朂之意上疑滯云何朂之云五聲之中去其商聲一也四調之中不依律序二也蕤賔夷則無射仲吕不在音部三也環宫義例并不可推四也四祀異用五也變數異致六也六樂歌奏於是不叶七也有此七義自先儒鄭公以至晦庵皆未明了今世儒者無復能談則何用讀書窮理乎某云康成言之甚悉何謂未了朂之云鄭説天宫夾鍾陰

聲其相生從陽陽為無射無射上生仲呂仲呂與地宮同位不用仲呂上生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即為地宮又不用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是為天宮只用四樂地宮林鍾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無所避用人宮黃鍾黃鍾下生林鍾避地宮不用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避之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合又避之姑洗下生應鍾

應鍾上生蕤賓蕤賓地宮林鍾之陽也又避之蕤賓上生大呂此語尚為未了且如天地之陽皆有所避則地宮林鍾何以不避太簇如謂天地同位亦避不用則人宮黄鍾何以不避大呂宋晦庵云此即環宮之法舉其部頭以例諸樂耳如大呂為角則南呂為宮太簇為徵則林鍾為宮應鍾為羽則太簇為宮自是四樂各舉其一而言之然樂之五音各生於律律有長短音有清濁宮徵商羽角為小素生成之法宮商角徵羽為大小相

次之序今概以相環則應鍾為宮清濁已窮無射為宮遂餘一徵仲吕為宮則四聲俱倒矣如何可用晦翁雖以部分相統中存細音然畢竟撓亂取名遺實耳其於司樂專用三宮之說有何干涉晦翁又謂此是降神之樂偶舉四段則不應謂是六變八變九變之全也自有周官來無人明白且如祭祀尚柔實始剪商之意都為無當至於唐人稱周木德忌金尅之則成周全樂并廢商聲殊可掩口荀卿以審詩商為太師之職古君子皆

有縣廣辨聲之學今此一章書百八十字無有能辨者當是如何某云祭祀尚柔孔子謂非武音此一事最易明白然樂有五音二變如何缺得只是不用商部以領宮聲晦庵之說是也然古今未喻者凡樂十二律皆自以本律損益五聲得六十器器本於律律以和聲至應鍾小羽二寸二分一釐四毫七絲於節極短於數極輕於器極細而聲律始盡所謂大不踰宮細不過羽也五降之後詎不復彈所以二變不用則無八十四調十二

律不旋則無百四十四律故黄鍾為宫則動其宫為角則動其角太簇之徵太簇之角姑洗之羽應鍾之羽皆用其器以為其聲非抑其本宫之律以為其律之聲也至於陰陽相感聲類相求如周人克商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星在天黿之首日月星辰皆在北維是以樂律本之以求其方鄭云夾鍾為房心之氣心為大辰天帝之明堂實則天駟之分也太簇在於析木黄鍾為天黿姑洗壽星雖五位三所之所不列然是冬至日出之

位故曰天駟為宫天黿為角析木為徵壽星為羽六奏而天神可禮也地本於林鍾鶉首天社在井鬼之外姑洗日之所出南呂日之所入舍無射而用南呂者卯酉之直天地匹也南呂之羽入於畢周人所用以出師也人本於黄鍾黄鍾之宫大呂之角太簇之徵應鍾之羽皆在北維故曰武始成而北出天地用其日月故天唱以夾鍾地成以南呂人用其寒暑故貴子而終亥應鍾圜鍾函鍾三者木德所為終始聖人之精微存焉南呂

仲呂大呂此三者金德所爲終始聖人獲其成者去其生者水德去其生火德存其始去金水二星以收夏殷之實存火德之始以留郟鄏之治聖人之精微後世之所不知耳時常歌奏本於太歲日辰之合故有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若别有大事於天地宗廟則六

成九變聖人備取之矣朂之云合歌合奏康成以為蜡祭之樂故舉十二辰以終歲事四樂極變晦翁云是降神之樂耳某云蜡祭則是矣如降神之樂則安得六變八變九變用為迎送之具乎朂之又云夷則仲吕無射夾鍾既可以享祖妣則何以不用於宗廟之中某云正如康成所云亦各有取之耳朂之云六十律自京房而後多有傳者然是非各半萬寶常造百四十四調八十四律為當時所輕遂不能傳今如皆用六十器六十聲

則鼗鼓琴瑟莞籥金石八音之中皆六十種安得如此
繁重某云禮樂七年始就八年復興如何草草以世樂
俗製了之且無此法何處有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
之琴瑟及諸種種宮角互異乎昜之云史遷以黄鍾損
益宮角商徵羽為序及於小羽而止今皆反之何也其
云此易鮮耳史遷以下尅上為命音之體以隔八相生
為命律之序此無所復疑唯五音出於器不出於聲此
須明耳昜之云損益相生鄭世子有八六互起之說為

近代所推今皆以爲末達如變器爲聲自成七律晦翁而下一二達人亦多宗之又如高漸離擊筑荆軻和之一爲變徵再爲羽聲前日講諸詩亦一器及一管俱可作四聲荀勗以筯叩食器備有五聲以一律備作四聲何須别創某云此唯絲桐及人聲能之至於鐘磬何能復移古之舞者皆無聲直以其象合於律吕今之舞者皆有聲猶爲鐘磬自行分訴耳安能復别古人制作之妙勗之云范鎮王樸阮逸胡瑗司馬君實諸公皆名儒

為何聚訟終年不合某云大司樂一章書尚磨勘不來如何追理倫夔之緒好古敏求要有節次切莫泛泛連根帶葉務為該備也

榕壇問業卷十六